

## 聯俄容共與第一次國共合作



動言集④

蘇銳鴻

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一九一四年，孫中山先生以國民黨黨員為骨幹，組成中華革命黨。一九一九年，又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一九二〇年，陳炯明攻取廣東，迎孫中山先生重掌軍政府；次年，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主張北伐統一中國。陳炯明不甘屈居人下，他反對北伐，力推美國的聯邦政體的「聯省自治」。孫、陳二人，因而決裂。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並用汽油焚毀孫中山先生住所粵秀樓。孫中山先生被迫離開廣東，移居上海。

孫中山先生認為革命事業屢遭挫折，是由於黨組織鬆散，又沒有忠於革命的軍隊所致，於是決心改組中國國民黨和建立革命武裝力量。這時候，剛在上海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引起孫中山先生的注意，經蘇聯從中協助，遂有聯俄容共的想法。

當時聯德未有眉目，聯英更不可能；孫中山先生倡言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與英國利益有衝突，並曾大力支持香港海員罷工，跟港英政府對抗。另一方面，孫中山先生早於辛亥革命時已與俄國革命黨人

接觸，他對列寧頗為推崇，亦曾自言「共產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是共產主義的實行。」

一九二二年，蘇俄人員馬林與中共中央委員會開會，希望聯合中國國民黨，共謀發展，藉以壯大中國共產黨勢力。這時候，國民黨員已達八千二百一十八人，中共成立不過兩年多，黨員不過五百人。不久，蘇俄代表吳廷康、馬林等先後會晤孫中山先生，洽商國共聯合。孫中山先生婉拒之，惟請求容共則可。後來孫中山先生接見李大釗，並准其加入中國國民黨，於是李大釗成為加入中國國民黨的第一位中國共產黨員。

一九二三年一月，滇、桂軍在孫中山先生策動下，擊敗陳炯明，奪回廣州，中國國民黨聲威重振。蘇俄代表越飛到上海和孫中山先生會談，一再強調「俄國中共中央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共產主義在俄國一時都不能實現，更何必顧慮會在中國實行」。二人遂發表聯合公布，確定「聯俄容共」政策，並重申蘇俄願意放棄帝俄時代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及權益。

孫中山先生回廣州成立大元帥府，越飛

派遣軍事顧問到廣州，以及給予二百萬元的貸款。孫中山先生遣蔣介石到蘇俄考察，又委任蘇俄駐廣州代表鮑羅廷為顧問，協助改組中國國民黨。蔣介石回國後，在蘇俄協助下，建立陸軍軍官學校，並擔任校長。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委任共產黨員重要職位，是為國共第一次合作。其中中國國民黨「一全大會」宣言更是由胡漢民、汪精衛、顧問鮑羅廷，以及共產黨人李大釗共同擬定的。

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後，全國革命形勢日益高漲，因此這階段又稱為「大革命」，直至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分共為止。

在「聯俄容共」時期，是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其中李大釗更是由孫中山先生親自介紹入黨，並委託他與廖仲愷、鮑羅廷等一起負責國民黨的改組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至三十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出席



▲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

資料圖片

者共一百六十五人，蘇俄顧問鮑羅廷也參加了大會。中國國民黨一全大會，孫中山先生以總理身份任大會主席，並指定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和李大釗五人組成大會主席團。

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包括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和于樹德，而譚平山更入選中央執委常務委員；至於候補執行委員共十七人，共產黨員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張國燦等七人當選。全部合計，共產黨員約佔總數的四分之一。

## 香樟樹



人生在線

梅莉

厚被子，說，好好睡一覺，出一身汗就好了。果然，醒來出了一頭的汗，病就好了。從此，外婆在我眼裏就是神。

心想，這棵樹會不會是外婆變的，如果是，她還認識我嗎？轉而又想，不可能是外婆呀，她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去世的，這棵樹五十年代就死了。那麼外婆是變成風還是雨，陽光還是雨露了嗎？反正，所有我喜歡的大自然裏的東西，都有可能是外婆變的，因為外婆那麼疼我。外婆的愛是稀世珍品，治愈了我的童年，使我擁有了健全的人格，懂得如何去愛。

看到一棵百年香樟樹，葉子特別美，新綠如蓋，樹身遒勁粗壯。我忽然很想上去抱抱它，於是，張開雙臂去擁抱，當然圍抱不過來，它實在太大了。於是，把心臟部位緊緊貼着樹身，默默地擁抱了幾分鐘，感覺到樹在給我充電。

忽然間就想起了外婆，那個給我童年最多愛的人。童年時的我，似乎不受爺爺奶奶的待見，他們喜歡長頭孫，我當然很失落。好在缺失的愛，在外婆那裏得到了補償。有一年冬天，我上學時生病了，就近去外婆家休息。外婆把我棉衣脫了讓我睡在她的大床上，蓋了兩床

## 「串珠成鏈」



文化經緯

王國平

活，他將享受更多的便利。比如出行，阿祥可以走港珠澳大橋，這項「國之重器」暢通了灣區的道路交通網絡；也可以坐高鐵，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已經通車了，廣州南站與香港西九龍站之間，跑一趟大約一個小時；要是出遠門，他將享受灣區世界級機場群的優質服務。

深圳中心書城是我國首家體驗式書城，是一個集閱讀學習、展示交流、聚會休閒、創意生活於一體的複合式城市文化生活空間，每年接待讀者近千萬人次，其中港澳讀者百萬人次，已經成為深圳的「城市文化客廳」。

書城的北區有個專櫃，擺放着跟粵港澳大灣區有關的書籍，可見大灣區研究在學術界的熱度。其中有一本書，是廣東省科學院、中國地理學會聯合主辦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與規劃國際高峰論壇」會議紀實和論文集。

出席這次論壇的美國俄勒岡大學教授亞歷山大·墨菲說：「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在哪裏？在大量的案例當中，我們看到經濟的互補性。特別是在最近，在整個大灣區，我們更好地了解了每個城市產業的互補性。其中，內地作為製造業和相關服務業的生產者，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同時我們還有相關的交通設施的建設，最近交通設施越來越便捷，可以看到本地區的金融發展也非常快速。」

真正有價值的互補，不是生硬的拼湊，也不是機械的嫁接，而是「串珠成鏈」，意味着有機縫合，意味着完善與昇華，意味着新的創造與明亮的未來。

矚目大灣區，逐夢大灣區，各路利好的信息在這裏匯聚、交融，各方力量早就付諸行動，追求開放性、創造性布局。

政府網站公開數據分析顯示，二〇一九年二月至今年四月，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已陸續出台二百三十一部涉粵港澳大灣區相關政策文件，構建起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效、快速發展的完備政策體系。其中「港澳青年」是出現頻次最高的詞彙，共計二千八百一十次。

還是港澳青年阿祥。在灣區生

活，他將享受更多的便利。比如出行，阿祥可以走港珠澳大橋，這項「國之重器」暢通了灣區的道路交通網絡；也可以坐高鐵，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已經通車了，廣州南站與香港西九龍站之間，跑一趟大約一個小時；要是出遠門，他將享受灣區世界級機場群的優質服務。

如果阿祥想上大學深造，他在灣區有很多的選擇。比如，深圳大學正籌劃在香港建立校區，為他這樣的香港年輕人進入內地高校學習創造條件。再比如，位於東莞松山湖科學城的大灣區大學和位於肇慶新區的香港公開大學（肇慶）也已經分頭開工建設。阿祥有望成為這些新建大學的首屆學生。如果阿祥家有小弟弟、小妹妹也想到內地讀書，正好有一個新的選擇：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將於今年九月開學。這是灣區首家港澳子弟學校，涵蓋學前、小學、初中及高中階段教育。

如果阿祥是學法律的，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值得他好好讀一讀；如果阿祥是一名註冊稅務師，他可以關注在深圳前海揭牌的港澳涉稅專業人士政務服務中心，試着申請跨境執業；如果阿祥想進軍娛樂圈，有個好消息是香港英皇娛樂大灣區總部落戶廣州，灣區的廣播影視產業、音樂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增加了新的可能性……

「大珠小珠落玉盤」。

有誠意。有實力。見行動。「9+2」併船出海，無懼濁浪急，風正一帆懸。

（「律動之美 盡在灣區」之二，標題為編者加）

## 火紅年代的情書



如是我見

賴秀俞

我已經很久沒有寫過信。這或許並不意外，Z世代甚至不知道筆友是何物，用紙和筆進行情感交流不屬於互聯網原住民的情感結構。即便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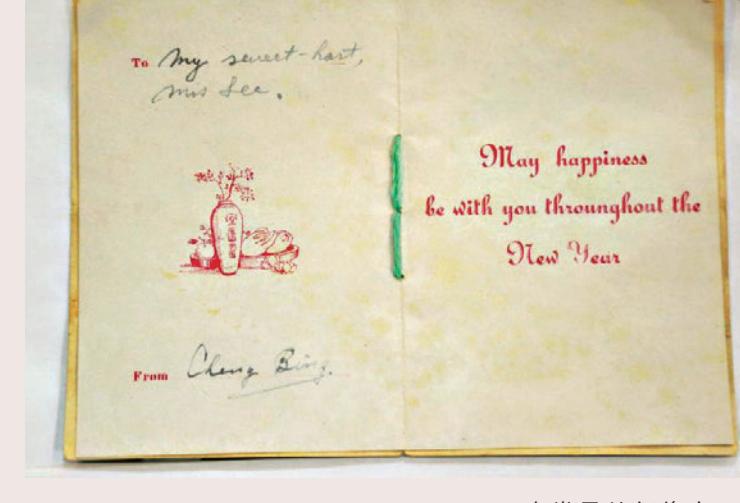
為一種想像物的信，在當下也漸漸失去了它的象徵屬地。我們當代的古裝劇，連飛鴿傳書都不那麼常見。在仙俠劇中，人們用法術傳遞信息。在這樣一個注意力渙散的時代，時空壓縮是當前最流行的生活方式。花兩個小時看一部電影，也成為一件奢侈的事，對追求速度這件事而言，沒有最快，只有更快。於是，跟一個遠方的人鴻雁傳情，簡直可被視為天方夜譚。畢竟，一周以上不在社會媒體上回覆的戀情，幾乎已經可以默認分手。而不能在數字媒介上延伸、傳播、再造的愛情，也不能存在在當下這個「手機作為身體器官」的時代。

矛盾的是，我們卻都很熱愛曾經那個需要寫信傳情的時代。木心的詩《從前慢》成為很多人憧憬的愛情想像，從前「車，馬，郵件都慢」，於是「一生只夠愛一個人」。我們歌頌紙張上的愛情，無非是認為與手機時代相比，紙張時代的愛情更為忠貞。相較於那時信息傳遞的時間成本，現在太快、太直接，於是顯得太容易。

在家國破碎、有待重整的年月，愛情與個人生死、社會革命相關，信指涉的豈止是兒女私情，更是家國大義。林覺民的《與妻書》感人肺腑，正在於它不僅僅是情書，也是絕命書。親密關係與革命大業緊密相連，正是革命年代為常見的愛情語法。

「與妻書」後有來者，尤為特別的，是一封無字信。這封信空無一字，卻讓讀信的人悲痛欲絕。它來自於一位革命烈士陳毅安犧牲前的囑託：倘若他戰死沙場，便將一封無字信寄予妻子李志強，告訴她，不必等。那是一九三〇年，他奔赴長沙戰役的前線，再次回家時，肉身不再，魂魄已遠，遺留一封無字信。

那時候，紙短情長，一字一句的意義和重量和今天大有不同。有時候，人與人之間一輩子所進行的大部分交

賀卡  
陳毅安（註：又名陳斌）贈送給李志強的

來源：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的

流，並不在於面對面，而在於書信之間。那時，由於聚少離多，穿梭於兩地的情書是陳毅安與李志強聯繫感情的媒介。一九二三年，二人在家鄉湘陰縣一見鍾情。七年後，陳毅安犧牲。從頭到尾，他們相聚的時間實則不及兩年。在絕大部分時間裏，他們在紙上戀愛。

相識時，陳毅安是一名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的學生，在《新青年》、《湘江評論》、《勞動者》等進步刊物的浸潤中，一顆稚嫩的青年雄心走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世界。那時的李志強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讀書，第一次與陳毅安相遇時，她或他恐怕都未能想到，書寫於動盪年代的愛情敘事，從來不曾離開流離與革命兩個關鍵詞。

和大多數流散於各地，為革命奔走的民國愛情一樣，沒來得及談情說愛，男性很快因為革命的召喚離開了家鄉，小兒女的婚約不得不在動盪的時空中懸置。這時候，愛情開始轉移到信紙上。陳毅安成為共產黨員後，走進了黃埔軍校。湖南子弟到了廣東，李志強的信帶給陳毅安極大的心靈撫慰，以至於他在回信中不無激動地寫道：「接到了你的信，我的靈魂安慰極了，使我愛你的心頭變成了一種不可思議和不可形容的狀態。我自來到廣東，已一載有餘了。我的言語，我的行動，都是革命的，都是光明磊落的。」他向她陳述自己不斷進步的革命素養，並在通信中表達他們共同達成的革命共識：「你說我們不要個人的愉快，而要為一般受痛苦的群眾着想，這話我非常的欽佩……」

這種愛情語法最為顯著地呈現在這樣一段純情至極的「革命表白」：「老實不客氣對你不起了，也已經同別人又發生戀愛了，這個人不是我一個人喜歡同她戀愛，世界上的人恐怕沒有不鍾情於她，這個人就是列寧主義。」

假如並非通過這些情書，我們恐怕很難如此真切地看見，曾有那樣一代人，熾熱的愛戀與壯烈的犧牲實為理想的兩面。而文字的力量又何其恆遠而強大，最輝煌的歲月，最熱烈的情感，都凝結在紙面上。經由信這一媒介，它們曾穿梭過戰火，如今也穿過了時空。從這個角度而言，從熱烈的愛情動能到堅定的革命意志，革命年代的兒女情書何嘗不是一代青年寫給國家的情書？

## 寫意海旁



市井萬象

西九文化區未來將建設成為一個世界級文化、藝術、潮流、消費及大眾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文化主要場地，當中西九藝術公園及海濱長廊已經落成，每天吸引不少市民到訪，一邊欣賞維港美景，一邊吹吹海風進行各式各樣休閒活動。

圖、文：遂初

